

在静夜品读《味道》 在寻常认识柳依

■殷毓平

去老家陪伴父亲的日子里,我带上了几本书,其中有沧州女作家柳依的散文集《味道》。

这本书在我手中已经有了“年代感”。多年前,柳依曾是《沧州晚报》“新周讯”专版的作者,每次报纸付印前审阅大样,柳依的文章总是带给我愉悦的享受。文如其人,柳依的文字如微风吹动柳丝,低语浅唱,摇曳多姿;又像山间的溪流,轻轻流淌,带给人清澈和明朗。

这些年,我不在父亲身边,加上工作较忙,很少有集中照顾老人的时间。如今,终于可以更多地陪伴父亲,父女情、哥姐的关爱,都浓缩在老家的时光里。忙碌了一天之后,静夜里打开《味道》,总会有许多心灵的共鸣,好像身边有位可人的女友,深夜与我共同诉说浓浓的亲情。

不期然涌上心头的亲情,洒满柳依生活的每个角落,充盈一幕幕难忘的画面:凌晨三四点醒来对爱的记忆和诉说、奶奶香甜的腊八粥、有着金元宝手纹的母亲、“人的一生安心最重要”的父亲、“妈妈,我就是看着你,心里也想你”的儿子……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,没有热泪盈眶的倾诉,真实得就像

平常的日子,形象得仿佛就是你熟悉的一些人。朴素的亲情,在不急不缓的描述中,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厚重力量。

温暖珍藏在心底,诗意流淌在笔端。亲情之外,还有许多人、许多事,在柳依的眼里,折射着生活的气象万千。看似严肃刻板却偶尔吹响口哨的大律师、历经千辛万苦练就一身绝技的杂技艺人、醉心艺术奏响《流水》的古琴师、在普通中学倾心育人的老师们……因为文学的功底和细腻的感知,她笔下的人物摆脱了概念化的窠臼,真实、灵动而又丰满。

与人物相掩映的,是景物描写。柳依信笔拈来,随处可见“好词好句”。她多次写到月光:“那么忧伤,那么幽远,却又在心里透着遥远的亲切”(《月光照窗棂》)。“生命中最爱的就是那安静的一轮明月。春天,她是清新的,夏天,她是圆润的,秋天,她是忧伤的,冬天,她是淡定的。”(《窗外的月光》)“散去时月升高空,初秋月光已有了寒意,照得人心生迷离,不能自己。”(《月光下的口哨》)……

写景状物是她的才华,借景抒情是她的智慧。她不会辜负大自然的馈赠,用心感悟着生活的遇见。月光下有

淡淡忧思:“生活总是让我们在这样的矛盾中变得更像我们自己。”柿子树下,有历史与现实碰撞的欣喜:“因为一棵树,我们和历史便有了相通,和时光便有了对话。对于我们短暂的生命来说,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……”

在细碎的生活中收藏瓣瓣花香,在芸芸众生中发现不平凡。就这样一路走来,带着与生俱来的明媚初心,带着“一直相随在身边”的书香味道,细弱的柳依如今丰满而多彩。

推出一篇篇更加脍炙人口的美文之外,柳依的诗词作品颇具古人风韵。她还擅长小楷,书法沉静含蓄,筋骨生香。闲暇时光,她醉心手工,一把把精致的团扇,上面有她亲笔的诗词书法,凝聚着文心巧思,令人爱不释手。从不见她刻意追求什么,一副散散淡淡的样子,却“掬水月在手,弄花香满衣”。也许,这才是一个文化人朴素而宝贵的底色。

我常常觉得,柳依就是那个手持团扇,从仕女图上穿越而来的女子。她或品茶抚琴,或研墨吟诗,温婉的古韵与现代之美交织在一起。在她的身后,大运河泛起千年的涟漪,给予沧州儿女无尽的滋养。

人生感悟

大千世界

南瓜爬上山坡

■葛鑫

我在门前小院的菜地里种了两棵南瓜。南瓜生命力旺盛,生长的劲头也足。不久,南瓜藤就肆意地爬满了菜地,还穿过栅栏,跑到了邻居家里,郁郁葱葱的。

“你家南瓜爬到我家里了啊!”邻居在栅栏那边笑吟吟地说。

“喜欢就掐了藤尖炒着吃,煮面条放一点也很鲜……”我由衷地说。新鲜的南瓜藤新鲜又有营养,城市里很少见,菜市场也只有早市才有附近的农民拿来卖,去晚了都没有。

邻居隔三岔五地掐了南瓜尖给我送过来。她也不说话,偶尔还会把她自己种的番茄、小葱拿一些过来。这让我想起乡下老家来,父亲说他童年的山坡,也爬满了南瓜藤。

在父亲小的时候,为了养育一大家子人,每到开春,勤劳的奶奶就踮着脚和大爷(父亲的哥哥)一起到山坡地头去开垦土地,种些南瓜。因为奶奶是把南瓜种在山岭的荒地里,村里的老支书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并不多说什么。

南瓜生命力强,长势喜人。还不等开花结果,奶奶便挎个小筐去山上掐点南瓜藤尖回来煮粥喝。新鲜的南瓜藤尖在玉米粥里碧绿碧绿的,煞是喜人。

要知道,那青黄不接的时候,能喝碗菜粥也是非常满足的。每到这时,奶奶便吩咐父亲给隔壁邻居送碗粥、拿把南瓜藤过去。每次,邻居都会压两张煎饼、两个土豆回来。

邻居家有和父亲年纪相仿的男孩叫铁蛋,他和父亲从小一起长大,下河摸鱼,上树掏鸟,上山拾药子……如果不是后来爷爷奶奶把父亲送去了学校读书,两人说不定能一起娶媳妇、生娃。

每次看到父亲回家,铁蛋都非常高兴,总会拉着父亲一起玩一会儿,或让父亲给他讲讲山外的事儿。父亲在山外读书,山外在铁蛋眼里,就是一个神秘的世界。

到了结南瓜的时候,奶奶便让父亲喊上铁蛋一起上山摘南瓜。每次,奶奶都会让铁蛋抱一个回家。成熟的南瓜非常香甜、软糯。那时,爷爷在公社工作,家里的条件稍好点。奶奶除了做粥,还会掺上点地瓜面和野菜蒸窝窝头吃。每次蒸了窝窝头,奶奶都会让父亲拿几个给铁蛋送去。那窝窝头透着南瓜的气息,香极了。

一个南瓜窝窝头,铁蛋三两口就能吃下肚去。铁蛋娘便打趣铁蛋去给奶奶当儿子。铁蛋也是满口答应,还把自己做的木头手枪送给了父亲。父亲也把铁蛋带回家,给铁蛋看他上学的书本。南瓜把父亲和铁蛋的情谊联结得很密切。

后来,父亲到县城读初中、高中,一周才回家一次,回家也难得见到铁蛋。只是每次摘了南瓜,奶奶还是会让父亲给铁蛋家送去。再后来,父亲到省城读大学,然后毕业工作,就把奶奶接了出来。父亲即使偶尔回去遇到铁蛋,俩人也只是笑笑。尽管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,不再指望南瓜糊口,父亲回去时,铁蛋还是会摘些南瓜、豆角给父亲带上。

前年母亲病故,父亲带我们回老家给母亲送葬。送行的人群中,铁蛋也来了。看到父亲,他说话有点语无伦次,一个劲地搓手。母亲葬在了当年爬满南瓜藤的山坡上。

如今的山坡,虽然种满了果树,也依然有勤劳的人种了南瓜。如今,正是南瓜成熟的季节,南瓜藤蔓爬过山坡,满目生机。

花开诗旅

赏秋

■翟长付



菊香满径,桂香弥漫
提一壶老家的陈酒
九九重阳,登高赏秋

秋,是一幅斑斓的画卷
红的一片,枫叶似火
黄的一片,银杏如金
绿的一片,松柏常青
层林尽染,秋意正浓

秋,是一曲悠扬的乐章
虫鸣低语
奏响夜的寂静与神秘
溪流潺潺
流淌着岁月的静谧与安宁
城市的霓虹点缀着秋晚
举杯问月,与秋共鸣

枣“甜”满秋

■李仙云

晨光熹微中,沿堤岸雨道悠然前行。风儿透迤,鸟鸣啾啾。蓦然回眸,我隔着铁栅栏看到一家庭院里,碗口粗的枣树上,密密匝匝缀满了圆溜溜的枣儿。枝头的青枣绿的、鹅黄的、红绿相间的,像一群欢笑嬉戏的顽童,挨挨挤挤在枝丫间你推我搡着荡秋千。

我幼时,老宅的庭院就有一棵小枣树。那伴随我一起长大的小树苗,可是我童年的好伙伴。我时常学着大人将鸡粪埋入它的根旁。记得那个极寒的冬日,外面滴水成冰,连屋檐下都挂着冰溜子。我的小枣树在凛冽寒风里摇晃着,我从屋角拎起一块破棉絮就裹缠在它的枝干上,还端着一瓢热水浇在树下。母亲笑道:“好娃娃,可不敢把树给爱死了。”

冬去春来,枣树嫩叶间长出一粒粒小黄花,蜂喧蝶舞,我的心也如花绽放。我最爱看那枣花坠落之时,枝叶间,挂出一串串小青蛋。我时常踮着脚尖,扬起脸儿,如数天上的星辰般,颠三倒四地来回“点兵点将”。

我的家乡盛产一种肉厚核小、入口甜脆的马枣。幼时,我跟随母亲走亲戚,席间喝上一口用马枣烹制的“枣沫糊”,那味道,真是从舌尖香入肺腑。

我17岁时,经历了脊椎骨大手

术,背部伤口处撕心的疼痛,常让我冷汗涔涔。麻木而无法动弹的双腿,牵连身体所有器官都似浸泡在苦水中。我食之无味又体虚。父亲从集市购来一箩筐红艳亮泽的马枣,母亲随即擗起袖子做了我最贪恋的“枣沫糊”。

母亲将枣儿去核煮熟,用木槌捣成枣泥状,再将红豆熬至汤红豆烂,淋入调好的面糊,加入枣泥。少顷,袅袅豆香裹挟着浓郁枣香蹿入鼻翼,入口满满的是母爱的滋味。我一时情不自禁、泪流满面,那有双亲疼爱的日子,再苦都能品出甘甜。

又是一年“秋来红枣压枝繁”的收获季。那甜滋滋的枣香里,凝满了浓稠的母爱与深深的乡愁。



生活手记

【雁南飞】

秋来了,大雁便开始了它们遥远的迁徙之旅。每年秋天,我都站在故乡的塬上看大雁南飞,这是秋天一道极为独特的风景。成群的大雁在空旷的天空中列队飞翔。他们以一种整齐而有序的姿态,向着温暖的南方进发。那一声声雁鸣,清脆而悠长,在空旷的苍穹下回荡……

——刘治军

【游披云山】

茂林修竹水正清,
云缠翠峰生妙境。
独坐幽篁人微醉!
何处仙人赋琴声?

——赵福永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秋菊香】

秋菊,是秋天的使者。当第一缕秋风拂过大地,秋菊便悄然绽放。它们不畏寒霜,在清冷的空气中散发着淡雅的芬芳。那小小的黄色花朵,在阳光下闪烁着生命的光彩。它们不与百花争春,却在这寂寥的秋日里,为世界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。

——许海龙